構擬“泉”字音一兼論“同義換讀”

野原将揮

成蹊大學

noharam@law.seikei.ac.jp

本文的目的是（1）整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問題、（2）離析“泉”字的諧聲關係、（3）構擬“泉”的上古音聲韻母以及討論唇化元音假設。（4）最後討論“同義換讀”的問題。“泉”的中古音是仙韻合口從母。根據Jaxontov（1960）的唇化元音假設（the rounded-vowel hypothesis），中古音合口的“泉”只來源於上古的唇化元音*-on或圓唇舌根音*K^w-。本文試圖討論“泉”的合口化的原因以及所謂“同義換讀”的現象，認為“泉”原該是非唇化元音*-an，因為“泉”跟“原”意義相近，“泉”經過“沾染（contamination）”變為中古音合口呼。

關鍵詞

上古音、唇化元音假設、閩語、同義換讀、沾染

1 “泉”的中古音與諧聲關係*

1.1 “泉”的中古音和其來源

“泉”的中古音是仙韻合口從母，羅馬字表示為dzjwen。¹按其中古音，“泉”應該來源於上古的元部。中古音合口字至少有兩個不同的上古來源。其中，第一個來源是唇化元音*-on。目前，大部分學者都採用六元音系統（the six-vowel system）。Sergej Jaxontov（1960）的唇化元音假設（the rounded-vowel hypothesis）為構擬六元音系統做出了很大的貢獻。²據此，上古音元部可以分成3類，如：*-an、*-en和*-on。另外一個來源是圓唇舌根音聲母*K^w-。³如此，“泉”的-w-介音（中古音合口呼）應該來源於唇化元音*-on或圓唇舌根音*K^w-。下面，我們來看“泉”的諧聲關係。

* 本文在“第二屆李方桂學會青年學者研討會（2018 LFK Society Young Scholars Symposium）”（2018年7月12-14日）宣讀。本文承蒙陳丹丹、Guillaume Jacques、李王榮、沈瑞清、丁邦新、William H. Baxter、Wolfgang Behr、吳瑞文、Zev Handel（按音序排列）等先生提供寶貴的意見和建議，謹此深致謝意。感謝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。文中不當之處由筆者負責。本文是科研項目（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18K12379）的一個成果。

1 斜體代表中古音。本文採用Baxter and Sagart（2014）的中古音表記。另外，本文用“{ }”來表示“詞”。

2 譬如，鄭張尚芳（2003/2013）擬出六個元音*i, *e, *a, *o, *u, *u。Baxter and Sagart（2014）也擬出六個元音**i, *e, *a, *o, *u, *o。關於《詩經》押韻的研究，請參看Baxter（1992）。

3 大寫K表示牙喉音。

1.2 “泉”的諧聲關係

“泉”的諧聲關係相當複雜，難以判斷其諧聲關係。下面舉幾個跟“泉”有關的例子：

表1 與“泉”有關的詞

中古音	《說文解字》
泉 仙韻合口從母 <i>dzjwen</i>	水原也。象水流出成川形。Shuǐ yuán yě. Xiàng shuǐ liú chū chéng chuān xíng.
灋 元韻合口疑母 <i>ngjwon</i>	水泉本也。从灋出𠂔下。灋(原)，篆文从泉。 Shuǐ quán běn yě. Cóng quán chū hǎ n xià. Yuán, Zhuàngwén cóng quán.
灋 諄韻合口邪母 <i>zwin</i>	三泉也。闕。Sān quán yě. Quē.
願 願韻合口疑母 <i>ngjwonH</i>	大頭也。从頁原聲。Dà tóu yě. Cóng xié yuán shēng.
愿 願韻合口疑母 <i>ngjwonH</i>	謹也。从心原聲。Jǐn yě. Cóng xīn yuán shēng.
緗 仙韻合口清母 <i>tshjwen</i>	帛赤黃色。一染謂之緗，再染謂之緗，三染謂之緗。从系原聲。Bó chì huáng sè. Yì rǎn wèi zhī quán, Zài rǎn wèi zhī chēng, Sān rǎn wèi zhī xūn. Cóng sī yuán shēng.

根據《說文》可知，現在我們所使用的“原”和“源”這兩個字跟“灋”字有淵源關係。如上表(1)，許慎說解為：“灋(原)是‘灋’的篆文。”另外，一般認為“源”可能是後起字。⁴請注意，許慎沒有說過這些字跟“泉”有諧聲關係。

“灋”是中古音諄韻，中古音諄韻字基本上跟上古音元部沒有關係，“灋”應該歸為上古音真部或文部。⁵因此我們可以排除“灋”跟“泉”互諧的可能性。“灋”大概是會意字。對於剩下三個字(“願”、“愿”、“緗”)，許慎也根本沒有說是“泉得聲”的，而是“原聲”字。⁶

加之，許慎認為“願”是由“原”得聲的。其實，在出土文獻中，{願}是用“元”聲字來表示的。“元”是上古的唇化元音*-on。與此不同，“原”來源於上古的非唇化元音*-an(後述2.4)。“願”大概是後起的字。⁷

除此之外，根據《說文》，“緗”是“綫”的古文。雖然許慎沒有明確地解釋“緗”是“從泉聲”的，不過“緗”似乎以“泉”為聲符⁸：

表2 “緗”

中古音	《說文解字》
緗 心母線韻 <i>sjienH</i>	縷也。从系戔聲。緗，古文綫。Lǚ yě. Cóng sī jiānshēng. Xiàn, Gǔwén xiàn.

4 參看段注。曾憲通·林志強(2010:62)認為“‘原’本來就是本源之‘源’，只因‘原’字被用為平原之‘原’，後人又加‘水’旁造出‘源’字來表示本源的意思。”

5 “灋”也有昌緣切。

6 按其中古音，“緗”該是由“泉”得聲的。

7 請參看Baxter(1992:383)。後漢時，唇化元音*-on已經過雙元音化(*-on > *-wan)。

8 Jaxontov(1960/1986:58)。

其實，在古文獻中，由“𣎵”得聲的“錢”也似乎與“泉”有通假關係。⁹下面，我們來看以往的研究。

2 以往的研究

2.1 構擬單輔音聲母

“泉”的上古音聲母研究可以分成兩類：一類是構擬單輔音的研究，另外一類是構擬複輔音的研究。首先，我們看看構擬單輔音的研究。

Karlgren (1954) 把“泉”構擬單輔音 *dz^h-。王力 (1980)、董同龢 (1948) 和周法高 (1984) 等學者都擬出與 Karlgren 同樣的單輔音。李方桂 (1971) 和 Schuessler (2009) 也不例外。¹⁰筆者認為這都是在“泉”的中古音聲母基礎上構擬出來的。將“泉”的中古音 (即從母 dz-) 投影到上古音，“泉”也只能構擬為濁塞擦音 *dz-，如下：

表3 “泉”：構擬單輔音聲母比較

	Karlgren	王力	董同龢	周法高	李方桂	Schuessler	中古音
泉	*dz ^h iwan	*dziuan	*dz ^h jwæn	*dzjiwan	*dzjuan	*dzwan R!	dzjwen

Karlgren 給所謂全濁聲母構擬了送氣濁聲母，如：定母 *d^h-，並母 *b^h-，群母 *g^h-等。因此，Karlgren 的上古音從母也是濁送氣音 *dz^h-。除了他和董同龢之外，其他學者都構擬不送氣濁聲母 *dz-。不管怎樣，中古音從母 dz- 基本上歸為上古的濁塞擦音 *dz-，這一點沒有什麼疑問。問題在於其元音。除了 Schuessler (2009) 之外，其他學者的上古音系統沒有構擬唇化元音 *-on (換言之，沒有採用六元音系統)。因此，為了說明中古音合口問題，他們的上古音系統需要一個 *-u- (*-w-) 介音。如果採用六元音系統，那麼就不需要構擬 *-u- 介音了。

與上述構擬意見不同，近年有些學者給“泉”字音構擬複輔音聲母。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構擬複輔音學者的觀點。

2.2 構擬複輔音聲母

如上所述，在20世紀中葉，大部分學者把“泉”的聲母構擬為濁塞擦音 *dz- 等。不過近年，如 Baxter (1992)、鄭張尚芳 (2003、2013) 和 Baxter and Sagart (2014) 等學者將其構擬為複輔音聲母 *sg^w- 或 *s-N-G^w-，如下：

表4 “泉”：構擬複輔音聲母比較

	Baxter (1992)	鄭張尚芳 (2003)	Baxter and Sagart (2014)
泉	*Sg ^w jan	*sg ^w en	*s-N-G ^w ar

9 《周禮·地官》：“泉府”，鄭注：“鄭司農云‘故書泉或作錢’”、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“下有積錢”，《集解》：“徐廣曰古作泉字。”

10 其實 Schuessler (2009: 273) 加一個符號“R!”。“R!”代表 “the unexpected rime and tone are confirmed by a rhyme in poetry.” 關於“泉”的押韻及其元音，下文詳述 (2.3、2.4)。

Baxter (1992:176) 把“泉”構擬為 *Sg^wjan。大寫 *S- 是為了區分大寫 *S- 和普通的 pre-initial *s-。¹¹ 在 Baxter (1992) 的系統中，大寫 *S- 導致換位 (metathesis)。不過，Baxter (1992:176) 沒有明確地解釋大寫 *S- 導致換位的環境。¹² Baxter and Sagart (2014:258) 的觀點跟之前的研究有點不同，他們好像認為“泉”和“原”有諧聲關係，來源於同一個詞根，如下：

表5 “泉”和“原”

	OC		MC		
泉	*s-N-G ^w ar	>	dzjwen	>	quán ‘spring, source’
原	*N-G ^w ar	>	ngjwon	>	yuán ‘spring, source; origin’

按 Baxter and Sagart (2014) 的系統，*s-N-G^w- 這個聲母應該音變為中古音邪母 z-。但是實際上，“泉”是中古音從母 dz-。因此需要設想一種例外的音變。¹³

與此不同，鄭張 (2003/2013) 認為“泉”和“原聲字”沒有諧聲關係。他卻認為“泉”與“線”、“蠱”有諧聲關係。因此鄭張 (2003/2013) 構擬了前元音 *-en。¹⁴

2.3 唇化元音假設 (the rounded-vowel hypothesis) 和“泉”的合口來源

2.3.1 唇化元音假設 (the rounded-vowel hypothesis)

其實，Baxter (1992) 和 Baxter and Sagart (2014) 的複輔音聲母可以圓滿地解釋“泉”的上古音變為中古音合口的原因。為了說明這一點，我們首先要看唇化元音假設 (the rounded-vowel hypothesis)。

Jaxontov (1960) 提出唇化元音假設，是為了說明中古音合口的分布、諧聲關係和押韻等問題。譬如，中古音 -ng 收尾的合口字只限於中古音唇音聲母和牙喉音聲母 (唐韻 -wang、登韻 -wong、庚韻 -weng、耕韻 -(j)waeng、陽韻 -jwang、蒸韻 -wing、清韻 -jweng 和青韻 -weng)。反之，中古音系統里沒有 twong 和 twang 等音節 (即沒有以舌尖音為聲母，以舌根音為韻尾的合口呼音節)。為了解釋這個分布，目前大部分學者採用圓唇舌根音 *K^w- 的構擬。

雖然中古音系統里沒有 twong 和 twang 等音節，不過有 twon 和 twan 等音節。這些以舌尖音收尾 (-n, -t 等) 的合口字都可見於一切聲母。有趣的是在古詩里非唇化 (開口) kang (< *k^hang) 跟唇化 (合口) kwang (< *k^wang) 相押，¹⁵ 非唇化 (開口) tan 和唇化 (合口) twan 卻不相押。這說明上古時代沒有 w 介音，以舌尖音為聲母和韻尾的詞有過唇化元音 *-on (< *-ot)、*-un (< *-ut)，如：“短” *tonʔ。這些唇化元音通過雙元音化 (*-on > -wan) 產生 -w 介音。目前，大部分上古音學者都採用這種唇化元音的假設。¹⁶

總之，中古音合口有兩個不同的來源，一個是圓唇舌根音 *K^w-，另一個是唇化元音 *-on 等。其音變過程如下：

- 11 The pre-initial *s- 基本上出現於 *sm-、*sn-、*sl- 等結構中。*s- 後面的成分往往會脫落 (也有 *s- 脫落的，如：*st-)。
- 12 Baxter (1992:176) “the conditions for these metatheses are not clear.”
- 13 Baxter and Sagart (2014:357) “泉 quán dzjwen < *s-N-G^war (we would expect z-)。”
- 14 其實構擬前元音 *-en，我們認為還是有點問題的。根據詩經等押韻，“泉”的元音該是非唇化元音 *-an。後述 (2.4)。
- 15 在諧聲關係上，唇化音節和非唇化音節的區分相當清楚，互不諧聲。
- 16 關於六元音系統，也可以參看何大安 (2016:175-230)。

表6 中古音合口的來源—*K^w-和*-on

	OC		MC		
干	*k ^ɣ ans	>	kanH	>	gàn 開口
貫	*k ^ɣ ons	>	kwanH	>	guàn 合口1=唇化元音
官	*k ^w an	>	kwan	>	guān 合口2=圓唇舌根音聲母
單	*t ^ɣ an	>	tan	>	dān 開口
端	*t ^ɣ on	>	twan	>	duān 合口1=唇化元音
	*t ^w an	>	twan	>	duān 合口2=圓唇舌根音聲母

可見，關於中古音合口字的來源，在聲母和元音之間有一定的“依賴關係”（如：下表（7））。

2.3.2 “泉”的合口來源—聲母和元音的“依賴關係”

由於聲母和元音之間存在“依賴關係”，所以如果我們給“泉”構擬舌尖塞擦音 *dz-，那麼其元音該是唇化元音 *-on（假設①）。如果構擬圓唇舌根音 *K^w-，不需要構擬唇化元音 *-on，而應該是非唇化元音 *-an，反之亦然（假設②）。如果構擬非圓唇舌根音 *K-，那麼我們應該構擬唇化元音 *-on（假設③），如下：

表7 “依賴關係”

	聲母		元音
假設①	*dz-	◄►	*-on 唇化元音
假設②	*K ^w -	◄►	*-an 非唇化元音
假設③	*K-	◄►	*-on 唇化元音

如上所示（2.1和2.2），除了Schuessler（2009）之外，構擬單輔音 *dz-的學者爲了說明中古音合口的問題，構擬了*-w-介音（相當於六元音系統的唇化元音 *-on）。構擬複輔音（包括圓唇舌根音 *K^w-）的Baxter（1992）、鄭張尚芳（2013）和Baxter and Sagart（2014）則構擬非唇化元音 *-an或*-en。唇化 *-on還是非唇化 *-an？爲了解決這個問題，下面我們來看《詩經》的押韻情況。

2.4 “泉”在《詩經》中的表現

爲了構擬“泉”的主元音，我們要整理“泉”在《詩經》中的情況。在《詩經》中，“泉”往往跟“言”、“山”、“垣”、“原”、“單”、“歎”、“嘆”等字押韻：

“泉”的押韻例

- (1) 莫高匪山，莫浚匪泉，君子無易由言，耳屬於垣。
Mò gāo fěi shān, Mò jùn fěi quán, Jūnzi wú yì yóu yán, Ěr shǔ yú yuán. 《詩經·小雅·小弁》
- (2) 有冽汎泉，無浸穫薪，契契寤歎，哀我憚人。
Yǒu liè guǎn quán, Wú jìn huò xīn, Qì qì wù tàn, Āi wǒ dàn rén. 《詩經·小雅·大東》
- (3) 無飲我泉，我泉我池，度其鮮原。
Wú yǐn wǒ quán, Wǒ quán wǒ chí, Duó qí xiǎn yuán. 《詩經·大雅·皇矣》

- (4) 觀其流泉，其軍三單，度其隰原。 《詩經·大雅·公劉》
Guān qí liú quán, Qí jūn sān dān, Duó qí xiǎn yuán.
- (5) 我思肥泉，茲之永歎。 《詩經·邶風·泉水》
Wǒ sī féi quán, Zī zhī yǒng tàn.
- (6) 冽彼下泉，浸彼苞稂，愷我寤嘆，念彼周京。 《詩經·曹風·下泉》
Liè bǐ xià quán, Jìn bǐ bāo láng, Kǎi wǒ wù tàn, Niàn bǐ zhōu jīng.

“言”、“山”、“垣”、“原”、“單”、“歎”、“嘆”之中，“言”“山”“單”“歎”“嘆”是中古音開口字。這些字只能來源於上古的非唇化元音*-an。其上古音分別是*ŋa[n]、*s-ŋrar、*Cə.tʰar、*ŋʰar-s、*ŋʰar-s。¹⁷雖然“垣”和“原”是中古音合口字，不過根據《詩經》的押韻情況，¹⁸“垣”和“原”都來自於上古的非唇化元音*-an，聲母自然是圓唇舌根音聲母*Kʷ-。其上古音分別是*[g]ʷar、*N-Gʷar。其實，Jaxontov (1960/1986:58) 早就指出過“泉”是非唇化字，即*dzʰian。¹⁹除此之外，閩語的“泉”字音也值得關注。

2.5 “泉”在閩語中的情況

秋谷 (1995:68–83) 探討閩語和客家語的“泉”字音，發現閩語和客家語中還存在著唇化/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。秋谷認為閩語和客家語共同祖先語的“泉”該是*dzian^A，即非唇化元音，²⁰這個*dzian^A追溯到上古的*dzjan。雖然“泉”的中古音是仙韻合口從母，不過在閩語中的“泉”字音跟其他仙韻合口字不同，反而跟開口字相同，如下：²¹

表8 閩語“泉”字音 (秋谷 (1995:68–83))

		仙韻合口字				仙韻開口字			
	泉	全	旋	轉	捲	線 ²²	癩	鱧	罔
廈門 (閩南)	tsũã²	tsng²	tsɿ⁶	tɿ³	kɿ³	sõã⁵	tsʰũã³	tsʰũã⁶	kĩã³
福安 (閩東)	sian²	tsʰun²		tun³	kun³	sian⁵		tsʰian⁶	kian³
崇安 (閩北)	tsyaiŋ²	(lyiŋ²)	tsyiŋ⁶	lyiŋ³	kyiŋ³	(suiã⁵)	tsʰyaiŋ³	syaiŋ⁶	kyaiŋ³

據秋谷 (1995) 的研究，閩語和客家語共同祖先語的“泉”反映著早期的開口呼，這說明“泉”的上古元音該是非唇化元音*-an。另外，秋谷·野原 (2019:15–25) 調查過閩語和上古音的唇化、非唇化元音之間的關係，認為現代閩語還保存著上古音的唇化元音和非唇化元音之間的對立，閩語與上古音有對應關係。

根據《詩經》的押韻和閩語的關係，“泉”該來源於上古的非唇化元音*-an。因此，原則上“泉”的聲母只能來自於圓唇舌根音聲母*Kʷ- (表 (7)，假設②)，其上

17 上古音擬音根據 Baxter and Sagart (2014)。

18 如：“原”跟“安”、“軒”、“閑”、“憲”等非唇化字相押 (《詩經·小雅·六月》)，
“垣”也跟“山”、“言”等非唇化字相押 (《詩經·小雅·小弁》)。

19 Jaxontov (1960/1986:58)：“由此可見，無論是押韻，還是形聲字都表明，“泉”和“存”在上古有過非唇化主元音 (讀音分別為*dzʰian和*dzʰən)。”他還指出“泉”跟“線”的諧聲關係。

20 可參看 Norman (1981:61–64)。

21 閩北的開口字有[y]音，這是後起的。請參看秋谷 (1995:69)。

22 原始閩語“線”也是*sian^C，請參看 Norman (1981:61–64)。如上所示，《說文》說解為“線”是“錢”的古文。可見，“泉”和“線”的原始閩語都是非唇化元音*-ian。

古音可能是 *s-N-g^war (Baxter and Sagart 2014)。另外，我們還要承認“泉”和“灇”、“原”、“源”之間的諧聲關係。下一節，我們來看“泉”在出土文獻中的情況。

3 “泉”在出土文獻中的情況

3.1 “泉”的甲骨文

下面，我們看看出土文獻中的“泉”和“原”聲字。“泉”原是象形字，其甲骨文見(7)、(8)：

甲骨文中的“泉”

- (7) 乙卯貞今者 (?) 來水羨²³ (甲骨文合集10156)
Yǐ mǎo zhēn jīn zhě (?) quán lái xiàn.
- (8) 戊子貞其寮于洹 ²⁴ (甲骨文合集34165)
Wù zǐ zhēn qí liáo yú huán quán.

第一個“泉”字應該表示其本義，即{泉}。第二個“泉”字表示“洹水之{源}”。可見，在甲骨文中“泉”也可表示中古音疑母 *ng*-{源}。這個例子支持給“泉”構擬圓唇舌根音聲母 *K^w-的假設，也說明“泉”和“原”“源”可能有淵源關係。下面，我們再從戰國竹簡等資料看看這幾個字的情況。

3.2 戰國竹簡等資料

其實，在戰國竹簡中，有不少跟“泉”、“原”有關的字。這些字之間似乎有通假關係，如下：

戰國竹簡中的“泉”

- (9) 窮 (源) 反本者之貴 (郭店楚簡《成之聞之》14號簡)
Qióng yuán fǎn běn zhě zhī guì
- (10) 窮 (源) 反本者之貴 (郭店楚簡《成之聞之》11號簡)
Qióng yuán fǎn běn zhě zhī guì
- (11) 又(有)爲人之 (愿) 女(如)也，²⁵ (郭店楚簡《性自命出》47號簡)²⁶
弗校(補)不足
Yǒu wéi rén zhī yuán rú yě, Fú bǔ bù zú
- (12) □□ 所曰聖人²⁷ (上博楚簡《容成氏》33號簡)
□□quán suǒ yuē shèng rén
- (13) 寒 (泉) 食²⁸ (上博楚簡《周易》45號簡)
Hán quán shí

²³ {羨}是水流汨濫之義。

²⁴ “寮”是祭名。

²⁵ “愿如”是“謹慎兒”。

²⁶ 郭店《性自命出》與上博楚簡《性情論》對應，不過上博楚簡的這個部分看不清楚。

²⁷ 有些學者把“泉”字隸定爲“淵”字。不過楚簡一般用“淵”字的古文來表示{淵}，如： (上博楚簡《君人者》2)。參看《說文》：“淵，回水也。从水，象形。左右，岸也。中像水兒。淵或水省。 ，古文。从口、水。”

²⁸ 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把它寫成“淥”，今本《周易》寫成“泉”。

戰國竹簡中的“泉”

- (14) 者(諸)侯同盟(盟)于鹹(泉)以反晉 (清華簡《繫年》103號簡)
Zhū hóu tóngméng yú xián quán yǐ fǎn jìn
- (15) 元年克(泉)(原)，五年啓東道，克曹、五鑒 (清華簡《晉文公入於晉》7號簡)
(鹿)
Yuán nián kè yuán, Wǔ nián qǐ dōng dào, Kè cáo,
wǔ lù.
- (16) 陳(泉)邑人 (包山楚簡86號簡)
Chén quán yì rén
- (17) 登(鄧)(泉) (包山楚簡85號簡)
Dèng quán
- (18) 屈(掘)逕(泉) (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甲37號簡b2)
Jué tà quán

與甲骨文相同，在戰國竹簡中，由“泉”得聲的字可表示{源}((9)、(10))。據此，在楚簡中“泉”讀為{源}應該沒有問題。

關於例(11)的从艸“泉”聲字，學者的觀點不一。趙建偉(1999:39)認為“菴”通假為“恡”。²⁹廖名春(2001:162)讀為“原如”，即“願如”。陳偉(2002:206)提出釋“原”讀為“愿({老實})”或讀為“淵({深沈})”的可能性。我們可以排除讀為{恡}和{願}的可能性，因為“恡”和“願”都來自於上古的唇化元音*-on。如上所說，據押韻情況，“泉”或“原”該是非唇化元音*-an。加之，{願}在戰國楚簡中往往寫成由“元”得聲的字，³⁰而“元”也是上古的唇化元音*-on。

清華簡和包山楚簡的“泉”、“菴”、“諫”都出現在地名和人名((14)、(15)、(16)、(17))。而睡虎地秦簡的“泉”字應該讀為其本義，即{泉}。

下面我們看看出土文獻中的“原”字。《說文》指出“原”是“𩇑”的篆文。³¹有趣的是在楚簡中，由“泉”得聲的字往往表示本源之{源}，反而“原”字本身很少出現。

在金文和戰國竹簡中的“原”

- (19) 奉(封)于(原)道 (《散氏盤》)
Fèng yú yuán dào
- (20) (原)人虞苻 (《散氏盤》)
Yuán rén yú réng
- (21) 乃東伐齊灌之戎為散(徹)…(原) (清華簡《鄭文公問太伯》甲8號簡)
Nǎi dōng fá qí guàn zhī róng wéi chè ...yuán
- (22) 必達於豐(禮)樂之(原)(源) (上博楚簡《民之父母》2號簡)
Bì dá yú lì yuè zhī yuán
- (23) (原)埜(野)如廷 (睡虎地秦簡《為吏之道》28號簡)
Yuán yě rú tíng
- (24) (原)者署人毆(也) (睡虎地秦簡《法律答問》196號簡)
Yuán zhě shǔ rén yě

²⁹ 《說文》：“恡，謹也。”

³⁰ 上博楚簡《孔子詩論》14號簡：“以瑟(琴)瑟(瑟)之嫩(悅)，疑(擬)好色之(願)。”

³¹ 《說文》：“水泉本也。象水流出成川形。𩇑(原)，篆文从泉。”

金文（《散氏盤》）和清華簡《鄭文公》的“原”都出現在地名（（19）、（20）、（21））。³²从艸原聲的“蓐”讀為{源}（（22））。秦簡的“原”是原野之{原}（（23））。段玉裁也指出過“原”被用為平原之{原}後，後人再加“水旁”造出“源”字來表示本源之{源}。可見，秦人已經用“原”字來表示平原之{原}。關於“原者署人”之“原”，學者意見不同，難以斷定其義（（24））。³³除此之外，在清華簡《越公其事》第10號簡中有“备”字（𠄎），整理者認為：“备，‘邊’之省略。平邊，古書多作「平原」。”³⁴

另外，鄔可晶・郭永秉（2017:225-238）指出：例（10）、（15）、（22）的字不是从“艸”泉聲的，這些字的上部該是聲符“𠄎”。這跟楚簡的“艸”頭的寫法不相同。這個意見值得考慮，不過，我們不能接受把“𠄎”看作其聲符的想法。這是因為“𠄎”該有唇化元音*-on，³⁵不能作為非唇化元音*-an“原”的聲符。

如此，“泉”除了地名等之外，既可表示泉水之{泉}，又可表示本源之{源}。因此我們似乎不能不認同“泉”和“原”的諧聲關係。

4 “泉”的上古音與“同義換讀”

雖然我已經說過在“泉”、“原”、“源”之間似乎有諧聲關係，也可能有淵源關係。不過我對其諧聲關係，也對構擬*s-N-gʷ或*sgʷ-等聲母的可行性存疑。因為上古音系統裡*s-N-gʷ-或*sgʷ-等聲母並不多，雖然不少上古音學者提出過幾個*sK(ʷ)-等複輔音的例子（演變為中古音塞擦音），³⁶不過與其平行的例子也極少。在此，還是要考慮給“泉”聲母構擬舌尖塞擦音*dz-的可能性。

問題在於“泉”的中古音合口呼。通過上面對詩經押韻和閩語等情況的分析，我認為“泉”的上古音無疑是非唇化元音*-an，這個*-an經過一種例外的音變，變為合口呼-wan。

4.1 秋谷（1995）的觀點

其實，秋谷（1995）已討論過“泉”字合口呼的來源。他認為“泉”字合口化的原因是“同化”。“泉”往往跟“水”構成複合詞，如：“泉水”或“水泉”。“水”的上古音是*sturʔ。³⁷“水”的唇化元音影響到非唇化元音的“泉”字音。就是說，“泉”字可能通過*dzan *sturʔ > *dzwan *sturʔ（“泉水”）的同化，演變為中古音合口呼。³⁸秋谷（1995）的說法當然是講得通的。這種同化現象是自然的，也是常見的。

不過本文還要提出另外一個可能性，即“泉”經過“同義換讀”變為合口的可能性。

32 還要指出的是《散氏盤》中既有“原”字（（19）、（20）），也有“淥”字，如：“登于𠄎（淥）”

33 整理者讀為“察”。俞偉超（1985:31）指出“原”有“寬宥刑罪”之義。陳偉（2016:258）認為“簡文‘原’恐指故意令囚逃脫。”

34 清華簡《越公其事》第10號簡“𠄎（且）皮（彼）既大北於坪（平）备（原）。”

35 “𠄎”在出土文獻中通假為唇化元音字，如“𠄎”讀為{患}等*-on。

36 譬如Bodman（1980:63-68）。

37 關於“水”的上古音，請參看野原・秋谷（2014:340-350）。所謂“T類聲母”可參看野原（2009、2015、2017）。

38 秋谷裕幸（1995:78）參考了古屋昭弘老師的意見。除“泉水”等之外，還有“源泉”等複合詞。

4.2 同義換讀

雖然在研究上古音中，通假和形聲字是最重要的研究材料之一。不過在古文獻中，似乎有很多跟音韻上沒有關係的換讀現象。這些現象叫做“同義換讀”，又稱為“義通換讀”，是沈兼士（1986:311–314）首先提出的一個概念。³⁹裘錫圭（1988:219）也指出“有時候，人們不管某個字原來的讀音，把這個字用來表示意義跟它原來所代表的詞相同或相近的另一個詞（一般是已有文字表示的詞）。這兩個詞的音可以截然不同。”

在古文獻中，“同義換讀”的現象不一定是特別的。譬如，裘錫圭（1988:220–222）指出“俛”和“頰”換讀為“俯”，“圩”換讀為“圍”，“石”換讀為“擔”，“腊”換讀為“臘”等。雖然由“免”得聲的“俛”、由“兆”得聲的“頰”、由“府”得聲的“俯”，這三個字的字音截然不同，不過“俛”和“頰”換讀為“俯”，這是因為“俛”、“頰”和“俯”三個字原來是同義的。其中，“頰”在廣韻裡有兩個反切，與“俯”同音的“方矩切”和“他弔切”。除此之外，在漢語方言中也有像同義換讀的現象，譬如李榮（1980/1985:125）提出“田”字在閩語中訓讀為“塍”等等。⁴⁰

這些學者所指出的“同義換讀”這個概念之間，似乎有些許多不同的層次。目前，本文將“借用意義相同或相似的詞（或字）來表示另外一個詞”的現象叫做“同義換讀”。

4.2.1 “滄”與“寒”

除了這些在傳世文獻中的例子之外，我們在出土文獻中也可以看到“同義換讀”的現象。譬如：“滄”在楚簡中讀為{寒}。郭店楚簡《緇衣》10號簡“晉冬旨滄”，與此對應的上博楚簡《緇衣》6號簡“晉冬耆寒”。關於“滄”讀為{寒}的釋讀，有很多不同意見，如“異文”、“用字習慣”、“訛變”等。其實，“滄”本身有{寒}義（《說文》：“滄，寒也。”）。所以能否把這個現象看作“同義換讀”不好確定。不過，由於上博楚簡《柬大王泊旱》的句子，大家都把它看作“同義換讀”的現象，如：

“滄”讀為{汗}

(25) 𣎵 王滄(汗)至礎(帶) (上博楚簡《柬大王泊旱》1–2號簡)
Wáng hàn zhì dài

陳劍（2005）指出“倉”聲字在楚文字中可以用為“寒”，由於“寒”與“汗”古音相同，“寒”該讀為{汗}。陳斯鵬（2011:77–81）認為“滄”可記{汗}，正可表明，楚人確實是把“滄”作為{寒}這個詞的記錄形式來使用的，所以它才可以讀“寒”音，從而才可以假借來表示讀同“寒”音的{汗}。“滄”既可表示{寒}，又可表示{汗}，這分別是同義換讀的直接和間接結果。”這種現象是“X同義換讀為Y後，再假借為Z”的同義換讀。⁴¹

39 呂叔湘（1980:31）指出漢語的“同義換讀”相當於日語中的“訓讀”現象，認為：“這種現象就是日本人所說的“訓讀”，借用漢字代表日語的字眼，不取漢字的音而用原有字眼的音來讀，例如寫“人”，可是讀hito，寫“山”，可是讀yama。”除此之外，河野六郎（1978/1994:45–68）指出六書之中的“轉注”相當於日語的“訓讀”。可參看大西·宮本（2009:170–171）。

40 李榮（1980/1985:125）把這種現象叫做“同義替代”。

41 俞紹宏·王姬瑋（2017:231–232）指出“同義換讀”有兩種，一種是“X假借為Y後，再同義換讀為Z”。另一種是“X同義換讀為Y後，再假借為Z”。“滄”讀為{汗}是後者。關於“滄”和“坐”的同義換讀，也可參看大西·宮本（2009:103–104）。

4.2.2 “坐”與“跪”、“危”

“坐”字在楚簡中表示{坐}之外，還可表示{跪}，這也是“同義換讀”的現象，如(26)：

“𠙴”讀為{危}

- (26) 𠙴 邦家之𠙴 (危) 安存亡 (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甲26號簡)
Bāng jiā zhī wēi ān cún wáng

“𠙴”讀為“危”。在楚簡中，“坐”聲字表示{坐}，也可表示{跪}。“坐”的上古音是從母歌部，即*[dz]^ʰo[j]ʔ。“跪”的上古音是，即*[g](r)ojʔ。“坐”讀為{跪}不可能是假借，這應該是“同義換讀”的例子。⁴²在例(26)中，“坐”同義換讀為“跪”，再假借為“危”。這相當於“X同義換讀為Y後，再假借為Z”的例子。“危”的上古音是疑母歌部，即*[ŋ](r)[o]j。這個現象跟“泉”、“源”的關係有相似之處：

表9 “坐”和“泉”的“同義換讀”

字	→	仲介詞 ⁴³	→	詞
坐、𠙴 *[dz] ^ʰ o[j]	同義換讀	跪 *[g](r)ojʔ	假借	危 *[ŋ](r)[o]j
泉 *dzan	同義換讀	源 *ŋ ^w an	假借	原、愿 *ŋ ^w an、*ŋ ^w ans

4.2.3 “泉”與“原”“源”

在出土文獻中，“泉”既可表示泉水之{泉}，又可表示本源之{源}。因此有些學者把它看做通假。不過筆者認為“泉”和“源”在意義上有相同之處，所以可以認為“泉”和“源”的關係也是一種“同義換讀”的現象（如上表(9)）。就是說，因為“泉”與“原”的意思相當接近，所以“泉”字既可以表示泉水之{泉}，也可以表示本源之{源}。“泉”可以說是“一字多義”或“一字多音”的字。換言之，“泉”字至少代表兩個不同的讀音，一種是泉水之{泉}的讀音，即*dzan。另一種是本源之{源}的讀音，即*ŋ^wan。當讀者看到“泉”字時，讀者必須按照上下文的内容確定讀哪一種，*dzan還是*ŋ^wan。這個“同義換讀”的關係產生了“泉”*dzan變為合口呼的因素。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，非唇化的“泉”變為唇化(*dzan>*dzwan)，最後再變為中古音合口呼。我們認為這個現象是一種“沾染”(contamination)。⁴⁴在大部分方言中（包括中古音），“泉”字音是“被沾染形式(contaminated form)”。然而，在閩語中的“泉”字音是沒有被沾染的形式。換言之，我們也許可以將其變化看作“共同創新(shared innovation)”。

⁴² 叶曉鋒(2014:30-31)指出楚語的“坐”和南亞語的有淵源關係，值得參看。

⁴³ 為了方便，“X讀為Y後，再假借為Z”的“Y”的部分叫做“仲介詞”。

⁴⁴ “沾染(contamination)”也可以叫“污染”。“沾染”其現象有點像“緊縮(blending)”。在中國方言中，有很多經過“緊縮(blending)”的詞形，參看岩田禮(2007:111-138)。不過“沾染”跟“緊縮”是不相同的。在印歐語中，我們可以看到相似的現象，如：female來源於*femelle，因為有male這個詞，*femelle變為female。在“第二屆李方桂學會青年學者研討會(2018 LFK Society Young Scholars Symposium)”的會上，向柏霖先生(Guillaume Jacques)給我提供珍貴的意見，在此表示感謝。文中不當之處由筆者負責。

小結

根據《詩經》的押韻情況，“泉”和“原”聲字該是非唇化元音*-an。這一點也可從閩語字音上得到支持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排除把這些字構擬為唇化元音*-on的可能性。不過，“泉”的中古音無疑是合口呼。爲了說明這一點，Baxter and Sagart (2014) 認爲“泉”和“原”有淵源關係而構擬圓唇聲母*K^w-（“泉”*s-N-g^war、“原”*N-g^war）。與此不同，Jaxontov (1960)、秋谷（1995）並沒有構擬圓唇舌根音*K^w-。秋谷（1995）認爲“泉”*dzan經過“同化”變爲中古音合口呼。本文認爲“泉”和“原”並沒有諧聲關係，“泉”的上古音聲母是*dz-，其韻母是非唇化元音*-an。⁴⁵“泉”*dzan變爲中古音合口呼是因為“泉”可表示圓唇舌根音的{原}、{源}（即“同義換讀”），“泉”也受到其影響而變爲中古音合口呼。換句話說，因為“泉”和“源”有相似的意義，所以“泉”經過“沾染”（contamination）變爲唇化元音。⁴⁶如此，上古漢語中有不少跟音韻上沒有關係的換讀現象。構擬上古音時，我們可以參考這些語音之外的現象。

參考文獻

- Baxter, William H. 1992. *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*. Berlin: Mouton de Gruyter.
- Baxter, William and Sagart Laurent. 2014. *Old Chinese: A New Reconstruction*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Bodman, Nicholas C. 1980. Proto-Chinese and Sino-Tibetan: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. *Co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: issues and materials*, ed.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. Waugh, 34–199. Leiden: E. J. Brill.
- Ho, Dah-an. 2016. Such error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: Review of Old Chinese: A New Reconstruction. By William H.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44-1:175–230.
- Jaxontov, Sergej（謝叶·雅洪托夫）. 1960/1986.〈上古漢語的唇化元音〉，收錄於《漢語史論集》（[蘇]謝叶·雅洪托夫著、唐作藩、胡双宝 選編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），53–77頁。
- Karlgren, Bernhard. 1954.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. *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* 26. 211–367.
- Norman, Jerry. 1981. The Proto-Min finals.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：語言文字組，35–73. 臺北：中央研究院。
- Schuessler, Axel. 2009. *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*.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- Akitani, Hiroyuki. 秋谷裕幸. 1995.〈閩・客家語の「泉」音について〉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21:68–83。
- 秋谷裕幸、野原將揮. 2019.〈上古唇化元音假說與閩語〉，《中國語文》11:15–25。
- 陳偉. 2011.《郭店竹書別釋》。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陳偉 主編. 2016.《秦簡牘合集 釋文注釋修訂本（壹）》。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陳劍. 2005.5.15《上博竹簡《昭王與龔之睢》和《東大王泊旱》讀後記》。簡帛研究網。
- 陳斯鵬. 2011.《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》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- 董同龢. 1948.《上古音韻表稿》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- Kono, Rokuro. 河野六郎. 1978/1994〈轉注考〉，《文字論》45–68。三省堂。（原載：1978年《東洋學報》59-3, 4）。
- 李方桂. 1971.〈上古音研究〉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9, 1–61。
- 李榮. 1980/1985.〈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〉，《語文論衡》. 118–136。（原載：1980《中國語文》1）
- 廖名春. 2001.《新出楚簡試論》。臺北：臺灣古籍出版社。

45 在傳世文獻中，“泉”與{錢}有通假關係（注9）。這也支持把“泉”擬為*dzan的看法。

46 一般說來，“沾染”出現於反義詞、數字等。這些詞意義相近，也並排在一起，這是個很重要的特點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如秋谷（1995）所說，“泉水”、“水泉”等複合詞的存在也可能促進“泉”的合口化。

呂叔湘. 1980. 《語文常談》。北京：三聯書店。

Nohara, Masaki. 野原將揮. 2009. 〈上古中国語音韻体系に於けるT-type/L-type声母について～楚地出土竹簡を中心に～〉，《中國語學》（日本中國語學會）256, 67-85。

Nohara, Masaki. 野原將揮. 2015. 〈“少”の上古音再構について〉，《中國語學》（日本中國語學會）262, 57-75。

野原將揮. 2017. 〈再論上古音T類聲母與L類聲母〉，《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》79-93。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。

野原將揮、秋谷裕幸. 2014. 〈也談來自上古*ST-的書母字〉，《中國語文》4: 340-350。

Onishi, Katsuya・Miyamoto, Toru. 大西克也、宮本徹. 2009. 《アジアと漢字文化》。東京：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。

裘錫圭. 1988. 《文字學概要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
沈兼士. 1986. 〈漢魏注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〉，《沈兼士學術論文集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王力. 1980. 《詩經韻讀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鄔可晶・郭永秉. 2017. 〈從楚文字“原”的異體談到三晉的原地與原姓〉，《出土文獻》11:225-238。中西書局。

岩田禮. 2007. 〈方言接觸及混淆形式的產生〉，《中古語言學集刊》1-2:111-138。中華書局。

叶曉鋒. 2014. 〈上古楚語中的南亞語成分〉，《民族語文》3:28-36。

俞紹宏、王姪瑋. 2017. 〈同義換讀及其複雜性初探—以楚簡文字爲例〉，《中國語文》2:229-233。

曾憲通、林志強. 2010. 《漢字源流》。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。

趙建偉. 1999. 〈郭店竹簡《忠信之道》、《性自命出》校釋〉，《中國哲學史》2。

鄭張尚芳. 2003/2013. 《上古音系》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周法高. 1984. 《中國音韻學論文集》。臺灣：中山大學出版社。

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d *Quán* “spring, source”: *dzan

Masaki Nohara

Seikei University, Faculty of Law

noharam@law.seikei.ac.jp

Abstract

The word for *Quán* 泉, meaning “spring, source,” had the medial -w- (*dzjwen*), which is called *Hékǒu* in Middle Chinese. It originated from the rounded vowel *-on in Old Chinese. However, based on the *Shījīng* (*Book of Odes*) and the data from Min dialects, it must be concluded that the word *Quán* did not have the rounded vowel *-on, but the unrounded vowel *-an in Old Chinese.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major previous studies, and to discuss the reason the word *Quán* had to undergo an unusual change. The word *Quán* has been regarded as being etymo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word *Yuán* 原 “origin,” which had the labialized velar onset *K^w- in Old Chinese (*ŋ^wan). We assume that these two words are not etymologically related. However, since they had similar meanings and rhymes, there has been some contamination between them (*dzan > *dzwan > *dzjwen*).

Keywords

Old Chinese Phonology – Min – Excavated documents – Semantic loan – Contamination